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二十四回 非幻妖召神劫大寨 傀儡生遺法代官兵

話說鄴天慶向宸濠請罪，非幻道人亦向宸濠道歉，宸濠當下便向二人說道：“勝負乃兵家之常。今雖敗了一陣，已勝他兩陣，也算抵得過來。尚望仙師不可輕心，努力向前，以助孤家共成大事。”非幻道：“貧道料定王守仁絕無準備，纔敢決計前去。不知如何，他已經防備起來，這也罷了。他雖有防備在先，並未大敗。後來貧道放火燒他，已將那些官軍燒得抱頭鼠竄，敗將下去。不知又如何會反轉風頭，將火卷入本陣，燒了過來。因此本隊三軍見了烈火燒身，這纔敗將下來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甚眾。幸虧貧道見景，趕著用法下了一場大雨，纔算將火滅了，救得三軍回城。吾料王守仁必無此等法力，能反風卷火，其中定然有了妖人相助於他。明日到要細細打聽出來，究竟何人相助，破貧道的法術。”宸濠一聞此言。心中早料到八分，定是破迷魂陣的那一起人。當下向余七問道：“莫非還是前者破道友大陣的那一班人麼？”余七道：“只須明日細細打聽，便知明白了。”說罷，大家便去歇息。到了明日，宸濠派了細探打聽出來，果然是大破迷魂陣內的人。宸濠因也頗為思慮，當下便著人將非幻道人及余七請來議道：“孤今日著人前去打聽，頃據回報，說是喚作什麼傀儡生。孤想這傀儡生頗為利害，法術也甚高強，當得如何除卻此人纔好。”非幻道人道：“刁歲勿慢，前日貧道所以猝敗者，以其不知為何如人，並未料及至此，以至始有此敗。今既知是傀儡生，非是貧道誇口，只須聊施小計，不用一人。不發一卒，包管將他一座大營，連同傀儡生齊置之死地，以助兀歲成功便了。”宸濠道：“據仙師所雲，豈有不用一人、不發一卒，就可將官兵二十萬眾置之死地？孤竊有所疑焉！”非幻道：“刁歲勿疑，但請派人于僻靜處所，趕速搭一高臺，以便貧道上臺作法。三日之內，若不將王守仁的大營踏為平地，貧道願甘軍法便了。”宸濠聞言大喜，當即命人于僻靜處所趕筑高臺，以便非幻道人作法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徐鳴皋等收兵回營，算是大獲全勝。王守仁當即慰勞了一番，又謝了傀儡生相助之力。傀儡生復又說道：“貧道尚有他事去在天臺一游，三日之內尚有一番驚恐，卻不妨事。今有小瓶一個畷下，等到第三日夜間初更時分，可將這瓶塞拔去，將裏面的物件傾倒出來，灑在大營四面。元帥可即拔隊速退，駐紮吉安府界。然後再徐圖進兵，方保無事。不然，恐有大難。隨後遇有急事，貧道再來使了。”王守仁還欲相畜，傀儡生道：“元帥不必拘執，依貧道所說辦理，自無遺誤。”徐鳴皋在旁說道：“師伯雲游四海，無所定止，此間若遇大事，欲尋師伯，急切難求。可否請師伯將這寶劍寄存小侄這裏，遇有急難，便可飛劍傳書，請師伯駕臨，以解其危。可以誅賊眾了。”傀儡生聞言，因道：“也罷，我便將這寶劍畷下。賢侄等切不可輕易使用，必須要到萬分無法之時，方可使用一回，使他傳書于我。”徐鳴皋唯唯聽命。傀儡生當將寶劍畷下，告辭而去。

王守仁等將他送出營門，正要與他揖別，登時不知去向，王守仁羨嘆不已。

看官，你道傀儡生這寶劍既畷下來，他自己那裏還有防身的物件呢？諸君有所不知，這畷下的寶劍卻是有形無精，他自己還有一口劍丸。那纔是精靈俱備的。那劍丸他如何肯畷下來？即使他畷下，旁人也不能使用。這畷下的難道真個會傳書麼？不過欲堅王守仁的心，免得糾纏不已，所以纔畷下來，就便徐鳴皋等也不知道他是這個用意。

閑話休表，且說宸濠命人將高臺筑成，非幻道人先到臺上看了一回，然後又命人在臺上設了香案，自己又取出一面柳木令牌。排在案上。見他每日上臺三次，下臺三次。

凡上臺一次必須必執寶劍踏罡步斗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也不知道他所為何事、到了第三日晚間，將有初更時分，即請宸濠與余七同上高臺，看他行法。宸濠大喜，隨即同上臺來。

只見他仗劍在手，口中先念了一回，然後將案上那塊柳木令牌取在手中，向案一拍，一聲喝道：“值日神何在？速聽法旨！”一聲道畢，但見風聲過處，從半空中落下一位金甲神來，向案前立定，向非幻道人唱了個諾，隨即說道：“法官呼召小神，有何差遣？”非幻道人道：“只因王守仁不識天時，妄自興兵犯境，特地呼召吾神，速即傳齊十萬天兵天將、前往王守仁大營，將他的所有人馬，一齊滅盡。速來繳旨，不得有誤！”非幻道人說罷，那金甲神說了一聲：“領法旨！”登時化陣清風而去。非幻道人又向宸濠說道：“那怕傀儡生武藝高強，王守仁兵精將勇，就此一番，也要將他踏為平地了。”說罷，便與宸濠、余七下臺而去，只等三更以後，再行上臺退神。

再說王守仁自傀儡生走後，光陰迅速，看看已到了第三日。這日早間，即命各營三軍。預備拔隊退守吉安。眾三軍不知是何緣故，卻也不敢動問，只得大家預備起來。到了晚間初更時分，徐鳴皋即將傀儡生畷下的那個小瓶將塞子拔去，把瓶內的物件傾倒出來，倒在手中一看，原來是些碎草以及小紅豆。徐鳴皋看了，頗為稱異，暗道：“這些草豆有何用處？難道他能變作兵馬麼？且不管他。”當下即將這碎草、小紅豆兒在于大營周圍一帶，四面八方撒了下去，然後稟明王守仁拔隊。王元帥一聲傳令，當下眾三軍即拔隊退走吉安。

走未移時，只聽後面扎營的那個地方，人喊馬嘶，有如數十萬人馬在那裏廝殺。你道這是何故？原來非幻道人遣了天神天將去平王守仁的大寨，那知這些神將到了那裏，並不知王守仁已經拔隊退走，只見還是一座大營，內藏無數兵馬，當下便沖殺進去。那大營內的兵馬，一見有人踴進大營，也就各人奮勇爭先。向前迎敵，所以聞得廝殺之聲。

但見王守仁既將大營撤退，這些兵馬又從何處而來呢？原來，就是傀儡生畷下的那小瓶子內許多碎草、紅豆變成的。嘗聞人說“撒豆成兵”，即此之謂。那知天神天將與那些碎草、紅豆變成的人馬廝殺了一夜，直殺到四更時分，竟把些假人馬殺得干干淨淨，纔回去繳旨。

非幻道人到了三更時分，也就與宸濠上臺，專等金甲神口來繳令。到了四更光景，金甲神果然翻然而來，在案前打了個稽首，口中說道：“頃奉法官法旨，已將大營內人馬殺盡，特地前來繳旨。”非幻道人聽說，當即念了退神咒，金甲神這纔退去。非幻道人又與宸濠說道：“兀歲可以從此無慮矣！率領大兵長驅直進，以成大事便了。”宸濠也是大喜。當下大家下臺，各去安歇。

次日，又大排筵宴，慶賀大功。酒席之間，李自然在旁說道：“既是非幻仙師昨夜將王守仁的大營踏為平地，諒來定是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刁歲何不著一隊兵卒，到那裏將這些死尸掩埋起來，免得暴露，也是兀歲澤及枯骨的道理。而況刁歲所恨者，只王守仁匹夫與那徐鳴皋等人，眾三軍之士，皆與兀歲毫無仇隙，今者同罹于難，亦未免可憐。將他等枯骨掩埋起來，就是那億萬孤魂，也要感兀歲之德于地下的。但不知兀歲意下如何？”宸濠道：“軍師之言正合孤意，孤即派隊前去掩埋便了。”當下即傳令出去，令牙將丁人虎帶同兵卒五百名，速去掩埋已死官兵的枯骨。

丁人虎奉令之後，也就即刻督隊前往。走到那裏，四處一看，那有一個死尸？並無尸首。丁人虎好生詫異，隨即在附近尋了兩個土人問明了一切，纔知道王守仁早已撤隊退下。丁人虎聞說大驚，即刻收隊趕回南昌，去見宸濠與非幻道人，細稟各節。欲知宸濠與非幻道人聽了此言，畢竟如何驚恐，更想出什麼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